

孟塗文集

掃葉山房
精印

民國四年出版

孟涂文集

埽葉山房精印

詩肇自風雅繼以十九首魏晉以來代有名作相傳相習而盛行於今日幾幾乎家能吟詠戶有錢板噫何詩之多也起古人於九原能無覆瓿杯水之嘆乎其中文體屢變珉玉雜陳在識者有以辨之耳余夙聞皖江才子劉孟涂之名曾於友人案頭見其詩集彼時軍務倥傯未遑卒讀為憾卒未莫春其哲嗣少涂南旋道經兗郡以詩文全集見示軒窗風雨如遇故人快讀一過古今各體詩原本風騷規模漢魏洵足以凌轢六代追跡三唐其文集則潘江陸海渾渾灝灝皆能直舉胸臆不傍古人如此奇才求之時下不可多得也少涂念手澤之遺篤續承之志復搜輯廣列女傳論語補注各種遺書以公諸世是克負荷也一日問序于余夫詩文集之美時賢評論已盡知有合於風雅古詩之遺意余何序為因綴數言於簡端以誌景仰云爾三韓長賡識

說心上

五氣集而神發心之靈明者焉心本虛有性則實性本靜因心而動謂心一於虛乎不可謂心一於實乎亦不可心者虛而實實而虛者也謂心偏於靜乎不可謂心偏於動乎亦不可心者靜而動動而靜者也唯聖人之心能虛能實能動能靜而不役於虛實動靜夫惟不役於虛實動靜故虛足以涵三才之象實足以立萬化之原動足以應天下之機靜足以裕神明之用此其道在窮理而其功在寡欲窮理非盡天下而求之也知要而已矣寡欲非僅去邪之謂也慎思而已矣知要則知務其大而心專於一慎思則思不出位而誠無不通專則有功誠則不妄勿洩於物勿擾其天如是乃靜靜不失常故動不踰節唯不失常也故其本立唯不踰節也故其用行由是嗜欲既盡心乃虛理足於中心乃實彼役於虛實動靜者虛則不能實矣中無所有也靜則不可動矣未能有為也雖然彼所謂虛亦非虛其所謂靜亦非靜也此異學之弊也夫心任其所至則蕩不知檢驟而束縛之強之使靜則憧憧不寧萬慮紛起是欲靜反動也故必導之以學使心專於所業而不坐馳使深入其中而不慕乎外也使之與義理相習而近於自然也久之乃可言靜今遽語學者以主靜之學則失矣且夫心之官雖尊於耳目口體而非假耳目口體之好用之於中正則無以檢束其心而何能靜以直內古人制外以養中殆以此

歟吾因為之說曰心有主則一無主則二有物則滯無物則神

說心下

心出於氣也而又生氣性出於道也而又生道何以知其故也夫天地之氣結而為人其精英者融集成心心固出於氣矣然心之所向謂之志志之所至氣亦至焉非心之所以生氣乎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在天為道賦於人為性性固出於道矣然喜怒哀樂謂之情其未發者謂之性性之不偏倚者謂之中中者大本和者達道有中而後發為和非性之所以生道乎由是觀之心氣性道無二理彼此未可離心氣性道有定名天人亦不容混此義之不可易者也夫無不可之者心也有不可入者亦心也無不可之者心之無方有不可入者物之無間非物之果無間也識不足以見之也故心之無方者以義為閑物之無間者須學乃入夫學之功未至則心之能不盡而其量亦無由充故致知者即所以求盡心也

盡性說

以事觀事而事弗見以身觀事而事見矣以身觀身而身弗見以心觀身而身見矣以心觀心而心弗見以性觀心而心見矣以性觀性而性弗見以天觀性而性見矣是故以事觀事則泛以身觀事則切而有要焉以身觀身則疎以心觀身則密而能精焉以心觀心則虛以性觀心則實其所蘊焉以性觀性則末以天觀性則推極其本焉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夫以身觀事以心觀身者窮理之功也以性觀心以天觀性者盡性之功也能盡其性則知天矣此即所

謂至命也古之聖人存養之功至久則性安則天夫然故身與事一而不知有心與身一而不知有身性與心一而不知有心天與性一而不知有性夫所謂性與心一者人心純乎道心而無以間之也所謂天與性一者吾性與天地合德而忘其為己有也然性不能自動所以妙性者謂之心心之用有未盡則性之分有未全故孔子言盡性而孟子言盡心

義理說

三代而上義理本乎人情而聖人之言理也寬三代而下義理勝乎人情而儒者之言理也密夫情勝理則無節理勝情則難行義理與人情兩不相勝則人心平而天下安聖人知人心不能即安於義也故文武之道有張有弛大學之法有藏有修有息有游凡以使之安於教也善則嘉之不能者矜之言不為過高行不求至難心不欲已甚凡以便於人情也後儒不顧人情所安而以義理之言束縛天下嚴之以儀節多之以防閑於是乎有操勵之學有專敬之功論非不是而人莫能久從則是言理太密之過也治天下者法令簡易庶民安之網愈密則奸偽愈生君子之教學者亦若是而已矣夫孝弟忠信節之大者也起居動作行之細者也先其大而後其細則學以漸而深功以漸而嚴今為學之初而即繩以禮法言笑不敢稍苟動履不敢即安天下於是始不勝其煩苦而決去之苛求於一事責備於一人天下賢士亦無以深服其心此皆理勝情之弊也故義理與人情合而為一而後為王者之道聖人之學措之於躬則心安施於天下則教行記不云乎以義度人則難為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聖人以人望人故

其言理也寬後儒以仁望人故其言理也密夫言理者由寬而入於密亦勢之必至者也而其失也遠乎人情然其持論之正又烏可奪哉

明德解

心性合而為明德有心則洞照不昧可以謂之明不可謂之德有性則眾理咸備可以謂之德不可謂之明故明德者合心與性言之也古之論心性者詳矣一心也而以為有人心焉有道心焉一性也而以為有氣質之性焉有義理之性焉夫曰人心曰氣質之性者以其為身之靈爽心之神智人所得於二五之精以周萬物而應萬事者也其體湛然而無不徹大學之所謂明者其是在是乎曰道心曰義理之性者以其為四端之體萬善之原人所受於天地之中以實其神明而蘊為固有者也大學之所謂德者其是在是乎故心與性雖殊名而實無異致也明德雖兼性與心而總為秉彝之良也古人於心性而必別之為人為道為義理為氣質明其不可雜而混也既別之而又同謂之心同謂之性者明其不可雜而二也夫論性者煩辭累說不得其要大學以明德括之而心性之本然見焉學者所宜深思熟究也歟

治術論

天下無不變之道無不壞之法無不敝之學雖以孔子之聖皆有流弊子夏之後為田子方莊周是也堯以天下授虞舜而魏晉竊之以為禪讓周公踐阼輔成王而王莽竊之以成篡弑名之所在奸偽之所托聖人不能豫止也是故天下之事不為則已苟為之斯有假之者矣不創

則已苟創之斯有因之者矣故事無全利亦無全害變而通之者時也推而行之者人也因世變人心之不同故道與時為轉移焉因緩急輕重之各有其宜故法隨人為得失焉夫有得不能無失者勢也求其得而不使遽至於失者立法之初意也救其失以歸之於得者守法之變通也法窮於是乎參之以時時得然後能通其變識時者謂之達人夫人無全能物有偏勝生人之用莫急於水火不可一日離矣然水火之性能生人亦能殺人在人善用之也故聖人不能使天下之盡有利也擇其利之多者行之斯可矣不能使天下之盡无害也去其害之甚者行之斯可矣故賢愚各安海內大治後之君子乃欲盡除其害而興利使人皆有善而無惡此致亂之由也故曰擇福莫如重擇禍莫如輕古之所謂良法美意亦就善之多者言之也非謂其全無一失也所謂久而不敝者亦就其可繼者言之也非謂其永世無患也夫能使永世無患莫如得人得其人則通於時宜隨在可補偏救弊夫道不可輕變者也法不能坐聽其壞也學不能坐視其敝也道變而後權詐之說出法壞而後苟且之制興學敝而後禮義之節衰得其人治之則諸病皆可立去得人在乎造學學隆然後正人多治道洽是以君子作養人才鼓舞善類寬小過而取大節務使忠直盈朝同心並力而小人不得乘之如是而道不行法不立學不振世變人心不出於正緩急輕重不得其宜則是孔子之言無裨於天下而君子自此不敢論治

先主得人論

吾嘗以為三代而下號稱得人者莫盛於先主亦莫奇於先主何者帝王之興其佐命之賢必極一時之選然智畧有餘而或急於功利獨先主所得其人皆卓絕古今揆以聖賢之義亦無不合此其所以獨異也夫諸葛忠武之比隆伊呂為聖人之亞不必言矣即壯繆之威名氣馭蓋乎一世行誼闇與古合張車騎之義烈無前死生不變趙將軍之智勇無擅殊識冠羣皆各有獨絕之美固將帥中第一流人也而同卒於一時不亦難乎吾故曰得人莫盛於先主也且夫能公天下之利而後可以收天下之士當楚漢時士之廉潔好義者歸項羽而奇才異能頓無恥者爭歸高祖以高祖能榮之以爵重之以祿也先主無尺寸之柄起於流離困苦之中從之者不獲享富貴之樂轉徙道路出百戰之力僅免於死而皆敬事無懈矢志不離誘之不動此亦前古所無者矣吾故曰得人莫奇於先主也且先主料敵制勝之才不及魏武席已成之勢不及仲謀而卒能伸大義於天下興偏安之業成鼎足之勢者以得人之力也觀其病篤而告武侯以馬謖為不可重用則其知人之識有君子所不及者矣夫國以有人興以無人廢能知人而善用則致治撥亂之要已操之無遺古聖人所謂不下席而天下治者胥不外乎是豈獨先主已哉

夏禹儉德論

古今之世變本於風氣風氣之變其始也有所自來其終也有所必至聖人知其變之所由來也而善為之 知其勢之有必至也而先為之防是以習俗能定於一天下安率由之常而不

知聖人轉移之迹昔者洪水既定天地告平成矣民治以安舜乃和之以六律八音飾之以山龍藻火天下之治漸入於文也夫風氣既開則其勢將不可復止人心由是變焉制作由是起焉繼之者踵事而增之不數百年而樸者可盡改為華則文之盛也不待成周之世矣使其文不至於遽盛者禹之力也禹承舜之後節衣服陋宮室躬行儉約以率臣民豈故為是勤苦哉誠以治啟文明而人心即不安於簡陋懼其更有以文之也且患難初平民自勞而趨逸自苦而就樂夫逸則荒樂則淫不有以節之則嗜欲將至無度而情偽日生故豫防其失以貶損為德以樸素相尚使民治復於隆古自是以後厯殷至周而文治乃極其盛夫當風氣初變之時以一人振厲天下之習至千百餘年而變始至極焉非禹其孰能之也是故天下之美不可以遽盡也有不盡以待後人則善矣且夫世變由於天運而風氣習俗實操之聖人唯聖人因時以制宜建中以立極斯能以人力奪天非徒儉德之足法也而區區補救已然之後者其斯為目前之治也與

賈誼論

君子不得志於時者或見知於異世異哉以賈生之才當時不能盡其用而後之人亦莫白其志此可為歎息者也夫生以弱冠之年負命世之畧其規畫深切利弊近則救時遠可以復古雖聖賢處此無以易其計使其不死文帝必終用之而漢治庶幾比隆前古史稱誼之所陳帝以次施行則帝之於生雖不即用為公卿未始不聽其言矣其不盡行其言者以其早卒也夫

早卒生之不幸亦漢之不幸也漢用生一言而七國之變終不能越梁而害漢生之謀且見效於數十年後矣使生不能盡其才者天為之也生之遇漢文也初為博士遷為中大夫者有年謫為長沙王傅者又踰四年既還為梁王傅者又有年時見天下制度不立匈奴侵邊乃發憤而陳為治安之策彼自以恩遇最深受知己久故不辭痛切言之雖出以太息流涕而不為過安得謂立談之間遽為人痛哭耶且蘇氏亦知賈生之死為梁王死耶非因漢文之不能用而死耶梁王勝墮馬斃生自傷哭泣宜也毒恨不食歲餘竟以悲死則情之過於厚也觀過可知仁矣夫過於仁不失為君子而況為其主乎為主死而義不忍獨生誼之死誠未可以厚議也而子瞻乃以為不用而死豈不誣哉方生謫長沙後文帝思之既召還見於宣室前席而聽其論自以為不及乃用為梁王太傅夫梁王帝之愛子也少而好學故令誼為傅不親信之而能若是乎生既在梁而朝廷數問以得失不思用其策而待之如此乎親之信之且思用其策矣尚何不遇而自殘之有且夫有志於利國者必不急於謀身有高世之識者必無營祿之念以王者之佐而猶以功名得失之見度之何淺之乎論生也至稱生之才志而貶其識量亦不能得其實夫生之量固未見其為小而識亦未見其不足也昔者絳侯讒生矣及絳侯繫獄生上言遇大臣宜有禮以此諷上量小者固如是乎夫識固足以洞今古明禮制防未然之患致累世之安而猶以為不足何也吾意蘇氏所謂不足者不知深交大臣以圖進用而遂其志也夫必深交大臣而後可以得志此固賈生所不願為也以此論生之識則誠乎其不足也且蘇氏

當善司馬光矣光事有不便軾獨立異同夫光為道義之臣與絳灌不同日論矣已尚不欲強合而謂生為之乎當生過湘水為文以弔屈原蓋自恨遇讒而不得行其道也非介懷於失職也若以當時之縈紆鬱悶為生病然則屈原之放逐又何以怨乎世徒見蘇氏有不善處窮之言遂謂生之夭絕由於遷謫不用雖名臣如孫文定亦謂生鬱長沙為少不更事是皆讀漢書不詳之過也夫所貴乎論人者為能平心以察實也考之不詳知之不審而輕於立議是徒逞一己之意見而使前賢蒙垢於異世也夫蘇氏其失之偶者也近時士君子論古大抵類此馬已矣古之人有所謂屈於一時而伸於千載者難盡以望之後人矣賈生之志尚不能見白况其他乎然則為古人者不亦難乎然子瞻之論生其意固有在也彼謂生不愛其身而已數被斥逐九死無恙為能善處困也彼且以為量優於生也嗚呼三代而下果有優於生者其人哉

荀卿論

蘇子瞻以李斯之亂天下出於荀卿吾師惜抱先生辨之以為秦壞先王之制始於商鞅不始於李斯斯之相秦並未用荀卿之道其論明且篤矣然子瞻豈不知荀卿過不及是而故欲大致其罪哉彼意不在荀卿假荀卿而發也夫荆公之學雖不及荀子然其所本者王道所稱者禮樂其高言激論未嘗不相似也子瞻見荆公欲興三代之治而執拗不通終以憤事故論荀卿而直指之曰意其為人必剛愎自用而自許太過此非切中介甫之失乎新法之立託於先王其意本以治天下而非以亂天下其黨章惇等假其說以快報復卒至病國害民流毒海內

此雖羣小之罪未始非荆公為之階也故因李斯之禍而追咎於荀卿亦事之適相類者也荆公廢夫子之春秋以天下之賢人君子為不足用特激於一往之意氣以孤行已見其後紹述之者乃欲舉天下之善類而悉去之忠良盡矣國亦旋壞此固荆公所不及料者也故曰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又曰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不知其禍之遽至此也嗚呼是亦可謂垂涕泣而言之矣子瞻論古之文多借諷時事如始皇論及此篇是也彼言法宜平易以戒人主之果殺此則隱指執政亂國而推原致禍之由其意一也吾師所論者明荀卿之賢以斥其誣為是非之公言之也余所謂者原子瞻之心而畧其辭兼時事之實言之也

楊墨辨

天下有聲聞過情者即有罪浮於實者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孔子曰眾惡之必察焉察者原其心定其實也夫楊墨之禍仁義有害於聖道夫人知之不待言矣然當其時學者雖宗其法而世主不從其言何者天下方以攻取征伐為事所尚者兵家之謀縱橫之策而墨子之學徒為當世學者所稱其用本於節儉而行以慈愛與殺人善戰之意相左故其術不能行於列國而天下未至於懼害秦既強盛以殘刻暴虐亡其社稷咎在專用刑名非楊墨之害也漢定天下百餘年矣而嚴刑峻法猶沿秦之餘習此商鞅申韓之流毒於天下後世者深也而韓退之以為秦亡天下卒滅先王之法其患由於楊墨肆行而莫之忌夫楊墨信有過矣必以商鞅申韓流毒之罪加之楊墨亦楊墨所不受也夫眾惡之而不察其實是以有過甚之言

也楊墨之患在亂聖人之道孟子辭而闢之使孔氏之旨仁義之言復明於天下功亦偉矣不必多為之辭以為孟子重且周之末諸子衆說相競而起自兵謀縱橫而外可以病民誤世者不知凡幾孟子不屑拒者以其出於權變詐力唯楊墨託名道德恐其近理亂真不得不急排之以維正學且其所謂無父無君者亦充類至義之盡言之耳充楊氏之道可以至於無君充墨氏之道可以至於無父而後世之服習孔孟者或有君父之名而無其實則何也是又昔者楊墨之所竊笑也

讀詩說上

古之教者始於人情故論平而行之有效後之教者純以天理故論高而行之無功古之為教使人樂之後世為教使人苦之孔子之教有四以文為先文莫大乎六經經之垂為恒教者有三以詩為冠夫詩者所以治人之性情也以古人之憂樂動天下之心思使之出於正而已矣樂正之所崇下學之所事自成周以來罔不由之故學而有得者必通乎詩是故多聞強識精於名物之訓可以為博矣未可以為善讀詩也感物造端升高作賦可以為大夫矣亦未可為善讀詩也古之善為詩者施之於為政用之於立言故先王之教以詩也可以正人心馬可以善風俗焉君子之學於詩也可以厚性情焉可以變氣質焉夫難變者莫若氣質惟詩能之至於變化氣質而其功用大矣孔子論為學之序首曰興於詩言感發心志舍詩則無自也又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言初學之要必先之以詩而後本末鉅細可以漸底於成也其告伯魚曰人

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言修之於身而化成於國王道必起自近也夫教亦多術矣而感人之速化人之深無如詩之顯且易也自古聖賢未有不得於詩教而能造於大中至正之域也後世以聲律詞藻為詩舍六藝之正以求一言一韻之工於是五七言之體興而三百篇之誦讀視為具文教之所以端其趨向學之所以淑其性情皆置而不講矣嗚呼此人心學術所以不如古與夫聖人之為教也固不能奪天下之所安而予之以所難也亦因其情而利導之也夫詩者所以順人情而導之以正也順情而導則其教易行而學易入故詩為雅言之首而學者之始事必由是焉是故善讀詩者因古以觸今感物以見志沈潛乎諷諭反覆乎篇章而慈仁忠孝之意油然而生父子以恩君臣以篤兄弟以和夫婦以順朋友以厚此皆天性之發於中而不能自己者也夫天性之發非出於矯飾故詩之移人情也亦動於自然而非有所苦焉且夫強之入者去必速貌為合者神易離惟詩之感人也因其天真之動故雖草野閭巷亦觸於歌泣而不自禁唯人之感於詩也本於中心之誠故能歎慕流連遂被其潛移而不自覺此詩之為道所以為治心之方入德之門而賢愚皆可共勉者也夫溫柔敦厚者詩之旨也纏綿悱惻者詩之情也人必有纏綿悱惻之實意而後可炳為事功蘊為道德否則鋪張砥礪亦偽而已矣故正人心善風俗莫要於詩故讀二南可以奮興列國可以諷刺正雅可以則變雅可以怨幽可以圖始頌可以樂成故詩者中和之用人之所不能忽者也故釋其辭歌其聲婉而不隱直而不犯和而不隨怒而不迫躁心得釋焉矜氣得平焉容止得安焉故詩之

始可以厚人性情其繼也可以變化氣質夫氣質變乃可入道詩之功至此成焉故有志聖賢之術者不敢須臾離詩非徒以之澤躬而已後之才士既不知古人之所以為詩故流蕩而不知檢後之儒者又攢詩為詞章而不知因人情而示之則故并置三百篇之宗旨而不以之為教於是專以禮義之說防閑天下而天下終決而去之是強制其心而非性所樂從也是以能暫而不能久陽奉以名而陰吞以實也夫先王之昭法垂戒孔子之開示初學者其言具在也而必別為名目以曉世焉是亦讀詩不詳之過也

讀詩說中

然則讀詩之法奈何曰從容諷誦以習其辭優游浸潤以繹其旨涵泳默會以得其歸往復低徊以盡其致抑揚曲折以循其節溫厚深婉以合詩人之性情和平莊敬以味先王之德意不惟熟之於古而必通之於今不惟得之於心而必驗之於身是乃所為善讀詩也然則詩之為教也得非創懲之意少而誘勸之意深乎曰其誘勸也即所以為創懲也顏子不云乎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夫聖人之教賢者尚必誘掖以至於道況中材以下乎夫詩者先王誘引天下之人而歸之於善也禮者先王整一天下之人而納之於軌也夫人有血氣心知之性好惡形馬嗜欲紛馬驟而束之禮法則理不足以勝其欲先王於是誘之以詩故詩者咏歌其志也所以使人沈潛於古誼流連於物情也所以感發其善良而導掖其心思也所以動人惻怛之懷而深以愛慕之誠也夫心既與善相入矣既與善漸覺相安矣尊君親上之誼藹然溢於寸衷然

後教以禮義而示以儀節別以等威而飾以文章動作有常進退有度夫是以視為宜然而不至扞格也且古朝廟燕享之地其分秩然有辨猶恐禮勝而離必歌詩以通上下之情以聯君臣之誼何況教誨庸衆導啟後學非藉詩以誘掖之安能遽束其身於軌物哉夫心感於善則不善自不足動其中故詩之用主於誘勸而懲創即寓其際也故君子之為教也其過者抑而裁之其不及者誘而進之以明吾道以伸吾學要期於有濟而已程朱之教人也以窮理主敬為宗夫主敬則誠善矣而初學者或不能致其力程朱之言如此孔子所以教人者如彼故因論語之言而推行之使後之君子有所折衷焉

讀詩說下

夫子告伯魚曰不學詩無以言夫學詩所以能言者豈非以理達氣和故言之有序與豈非以熟悉於列國之風土民情故使於四方有專對之才與抑或有得清風肆好之旨故論答之際言之成文與是三者皆所謂能言矣而不盡是也夫古聖賢立言未有不取資於詩者也道德之精微天人之相與義倫之所以昭性情之所以著顯而為政事幽而為鬼神於詩无不可證故論學論治皆莫能外焉故中庸言理之無聲無臭其義精且密矣而必即詩言以推之孔子閒居言五至三無其辭美且盛矣而必以近於詩者明之其他如孝經之所述禮記大學之所稱坊記表記緇衣之所引無不取徵於詩何者理無盡藏非觸類旁通則無以見夫詩者觸類可通者也觸類可通故言無不盡引而伸之其義愈進焉古人之於言有因事及詩者矣子貢